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卷之

古吳陳仁錫明卿父纂

荒政攷上

人主

漢景帝徙民寬大地詔 間者歲比不登民多  
乏食天絕天年朕甚痛之郡國或磽陁無所農  
桑殺言或地饒廣薦草莽水泉利而不得徙其  
議民欲徙寬大者聽之 此後世四  
流移之始

武帝遣博士巡行詔 仁不異遠義不辭難今

京師雖未爲豐年山林池澤之饒與民共之今  
水潦移于江南迫隆冬至朕懼其饒寒不活江  
南之地火耕水耨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遣  
博士中等分巡行諭告所抵無令重困吏民有  
賑救飢民免其扈者具舉以聞

此荒之始  
此荒粟救

昭帝勿出田租詔 往年災害多今年蚕麥傷  
所賑貸種食勿收責毋令民出今年田租  
昭帝止出馬詔 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  
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

者且減之

昭帝免漕收責詔 乃者民被水災頗匱于食  
朕虛倉廩使使賑困乏其止四年毋漕三年以  
前所賑貸非丞相御史所請邊郡受牛者毋收  
責

昭帝以菽粟當賦詔 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  
常穀減賤其令以菽粟當今年賦

元帝免租賜帛詔 關東今年穀不登民多困  
乏其令郡國被災害甚者毋出租賦江海陂湖

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

元帝水災詔 間者陰陽不調黎民飢寒無以  
保治唯德淺薄不足以克入舊貫之居其令諸  
官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太僕減穀食馬水衡省  
肉食獸

宣帝貸貧民詔 蓋間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歲  
不登已遣使者賑貸困乏其令太官損膳省宰  
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以下至都官令  
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

殺人關者得毋用傳

此人殺輪助之始

成帝憂郡國災異詔數勅有司務行寬大而  
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有辜舉宗拘係農民失  
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  
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  
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使者循行郡邑被災害  
什四以上民費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  
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  
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朕意

此省刑罰為  
荒政急務

董卓悉亂百姓流離穀石至五千餘人相食魏  
武經略四方用棗祗策募民屯田許下得穀百  
萬斛郡國別置官田數年間所在倉廩積粟皆  
滿又以關中空虛用衛覲議設鹽監以其直益  
市犂牛以業耕者流亡競還關內富實

建武三年魏高祖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  
酉群臣皆詣中書省請見高祖在崇虛樓遣舍  
人辭焉且問來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  
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庶民未乏一餐而陛下

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高祖使舍人應  
之曰方將遣使視之果如所言卽當進膳如其  
不然朕何以生爲當以身爲萬民塞咎耳是夕  
大雨

唐貞觀中太宗課州縣吏凶荒有社倉賑給不  
足爲徙民豐登州縣就食焉尚書左丞戴胄曰  
請自王公以下秋熟計所墾田歛穀於所在爲  
義倉歲凶以給民帝善之詔祿稅三升粟麥稅  
稻隨土地所宜寬鄉歛以所種狹鄉薄督之歲



收十損四者免其半損七者盡免商賈無田者  
以其戶爲九等出粟自五石至五斗以爲差其  
後洛相幽徐齊并秦蒲等州各徃徃置常平糶  
矣此置倉義助之始

貞觀二年畿內有蝗太宗入苑中見蝗授數枚  
祝之曰民以穀爲命而汝食之寧食吾之肺腸  
舉手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太宗曰朕  
爲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爲災  
德宗賑恤諸道將吏百姓等詔其宣武等軍

宋毫陳州等節度淄青等州節度河陽懷州節  
度東都畿汝等州節度潞美軍澤潞磁邢等州  
節度保寧軍節度成德軍恒深趙等州節度易  
定等州節度每官各賜米五萬石所司卽般運  
都于楚州分付各委本道差官受領賑給將士  
百姓等務令均洽以惠困窮江淮之間連歲豐  
稔迫于供賦頗亦傷農收其有餘濟彼不足允  
孚發歛之術且協變通之規宜令度支于淮南  
浙江東西等道量置場加價和糴米三五十萬

石差官般運於諸道減價出糶貴從權便以利  
于人

優卹畿內百姓并除十縣令詔涇陽縣令韋  
滌潔已貞明處事通敏有禦災之術有字物之  
方人不流亡事皆辨集唯是一邑之內獨無愁  
怨之聲古之循良何以過此就加寵秩允叶前  
規可簡較工部員外郎兼本官仍賜緋魚袋并  
賜衣一襲絹百疋馬一匹

憲宗以久旱欲降德音翰林學士李絳白居易

上言以爲欲令寔惠及人無如減其租稅又言  
富人驅使之餘其數尤廣宜出之請禁諸道橫  
歛以克進奉禁嶺南黔中福建多掠良人賣爲  
奴婢皆如其請旣雨絳表賀

南方旱飢憲宗遣鄭敬等宣慰賑卹將行戒之  
曰朕宮中用帛一疋皆籍其數唯賙救百姓則  
不計費卿等宜識此意

後周廣順三年南唐大旱井泉涸淮水可涉飢  
民度淮而北者相繼濠壽發兵禦之民與兵鬪

而北來太祖聞之曰彼我之民一也聽糴米過  
淮唐人遂築倉多糴以供軍詔唐民以人畜負  
米者聽之以舟車運載者勿予

此無過糴也

真宗詔京東西河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  
立常平倉計度多寡量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  
價賤貴量減增糴糶三年以上不糶卽回充糧  
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悉置焉  
仁宗詔諸州置廣惠倉天下沒入戶絕田官自  
鬻之至是韓琦請留勿鬻募人耕而收其租別

爲倉貯之以給州縣之老幼貧疾不能自存者  
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  
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爲差戶寡而  
田有餘則鬻如舊

祥符間帝以江淮兩浙稍旱卽水田不登遣使  
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分給之爲種擇民田  
高仰者蒔之內出播種法命轉運使梅示又種  
于玉宸殿召近臣同觀自景德來推廣淳化之  
制而常平惠民二倉廣被于天下

仁宗卽位初下詔言今宿麥旣登秋種向茂令州縣諭民務謹蓋藏無妄費遣使出懷衛磁相邢趙鎮洛等州教民種水田兗濟間置田官命規度水利教墾田詔諸州旬上雨雪狀著爲令皇祐中作寶岐殿于苑中歲刈穀麥詔輔臣臨觀省按未治一本于仁厚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貨以種食或直給之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于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酬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律

爲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爲理償又不  
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  
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  
濟之賦租之未入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  
之或以須豐年鬻牛者免筭運米舟車除沿路  
力勝錢水鄉則蠲蒲魚果蔬之稅選官分路巡  
撫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城門賑以米所  
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爲溲糜食之捕蝗子一升  
至易菽粟三升或五升熙寧二年賜判北京韓



琦詔經制之方聽便空從事自王安石秉政改  
貸糧法爲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爲青苗令  
民出息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先朝良法無幾  
哲宗雖詔復廣惠倉章惇又罷之賣其田如熙  
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足  
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  
名告勅補牒賜諸路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  
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克使令  
且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

或具帷帳履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飲而富室擾矣

虞伯生集題耕織圖大意謂元有中原置十道勸農使摠於大司農皆慎擇老成重厚親歷原野功成省歸憲司憲司置四僉事其二乃勸農之官由是天下守令皆以勸農係御憲司以耕桑之事上大司農至郡縣大門兩壁皆畫耕桑

圖

吳元年六月久不雨 上日減膳素食謂近臣

吳去病等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中皆素食使  
知民力艱難既而大雨群臣請復  
上不許

乃下令免民今年田租

此本朝荒  
政之始

詔曰朕肇造丕基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爲京師  
翼郡師旅之興供億仰焉子孫百世何得忘汪  
左之民其并免今年田租自是蠲租之詔屢下  
又詔鰥寡孤獨廢疾民不能自養者官爲存卹  
民年七十以上許一丁侍養免科錢

洪武十年五月誅戶部主事趙乾勅中書省臣

曰嚮荆蘄等處水災朕寢食不安亟命趙乾往賑之豈意乾不念民艱坐視遷延自去年十二月至今年五六月之交方施賑濟民飢者多矣夫民飢而上不恤其咎在上吏受民不能宣上之意視民死而不救罪不勝誅其斬之以戒不卹吾民者

洪武十八年詔曰嗚呼天位艱哉朕卽位以來十有八年不遑暇食以措民生柰何內外之臣數用勿當寔在予一人以至上天垂戒災于萬

姓水旱相仍今闢山東北平雨水愆期農艱栽  
植歲苗有虧詔書到日今歲秋糧盡行蠲免有  
司如命毋擾吾民今後凡有水旱災傷去處有  
司若不來聞本處耆宿連名赴京申訴災蹂以  
憑優卹朕則罪有司極刑

洪武二十七年命工部行文書教天下百姓務  
要多栽桑棗每一里種二畝秧每一百戶內共  
出人力挑運柴草燒地耕過再燒耕燒三遍下  
種待秧高三尺然後分栽每五尺濶一壟每一

戶初年二百株次年四百株三年共六百株栽種過數目造冊回奏違者全家發遣克軍湖廣孝感縣飢官請發預備倉儲粟以賑命行人馳驛赴之謂戶部曰朕常捐內帑金付天下者民糴粟御凶荒誠急民也若歲飢候奏請而後發則民飢而死者多矣其卽諭天下有司後遇歲飢先發廩賑貸後乃聞著爲令荆蘄災命戶部主事趙乾往賑期後上怒曰民飢而上不卹咎在上吏受命不能宣上

德玩視民死而不救則吏之罪也誅之

永樂初制郡邑各置預備倉官出金糴粟若民贖罪入粟收貯備賑貸擇其地年高篤實人管理之已詔天下郡縣於四鄉各置倉出官鈔糴穀粟備賑元年尚書咨真定棗疆民復業適旱蝗飢流殍者衆乞覈實賑濟上曰民困甚救之當如救焚拯溺少緩無益也今往還覈實非兩月不給民命在旦夕誰能待之命監察御史速督官發賑

永樂七年 上幸北京皇太子從道所經田家  
命皇太子入徧觀令知民艱難因諭以農事爲  
王業之所自起作務本之訓授焉寧州同知潘  
叔正言兗州東昌定陶諸縣土多曠不耕青登  
萊諸郡民顧無田空徙丁多者就田之三年蠲  
其役廢地無荒蕪洛陽知縣姚弘言縣有水田  
二十餘頃歲藝粳後伊河徙不能灌成陸種歲  
糴粳供輸苦乞令納麥粟便民皆從之

永樂二十三年 上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田



土民所恃以衣食者今所在州縣奏除荒田得  
非百姓苦于征徭相率轉徙與抑年飢衣食不  
足或加以疫癘而死亡與自今一切科徭務權  
節仍令有司凡政令不便于民者條具以聞被  
災之處早奏賑卹有稽違者守令處重罪

昭皇帝監國時赴召過鄒縣見男女持筐筥盈  
路拾草實駐馬問所需對曰歲飢以爲食爲惻  
然下馬入民舍視之見民男女老稚皆衣百結  
不掩體突釜不不治歎息曰民隱不上聞乃一

至此乎顧中官賜鈔悉召父老前問所苦具以對輒尚食賜之時山東布政司石執中來迎責之曰民牧視民窮如此亦頗動念否執中對曰諸被災處皆奏免今年田租矣 監國曰民飢且死官尙及徵租稅耶卽督郡縣上飢民狀約近地三日遠五日發粟賑毋懼擅發吾見 上自奏也至京師卽以聞 上喜曰昔范仲淹子猶能舉麥舟濟故舊喪况吾赤子乎賑之是也及登極詔下言郡縣水旱缺食有司卽體勘賑

濟其民流徙而盡拋荒者爲覈實除豁召別補  
餘官由聽照民田例起科禁上坐西關召兵學  
仕士奇等東歸蠲田租停官買物料科學仕仕奇  
請曰今皇並郵民窮甚幸然戶工部事也當召  
令預聞尚求濟救困窮當如拯焚溺不可緩也  
有司慮國用不足往往持不決之意牽曳或中  
尼不行矣呼中官具楮札令士奇等就西關樓  
控書詔或曰山東地方千餘里豈必盡無收  
差別每濫恩宜止曰郵民寧厚朕爲天下主

當與細民計屑屑即書畢即用璽遣使行已顯  
士奇曰汝可語君工部言三省權朕悉免之矣  
宣德五年禁進御南齋宮召楊士奇諭曰吾欲  
不寬卹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  
當効勞助益遂內命侍具楮筆 上曰免災傷  
稅糧當是首事聞民間虧欠畜馬驢騾所可追  
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而不言  
對曰 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唯知督責下  
民以供公家而不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

不以聞今所當寬卹者尚非止此兩事 上曰  
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薪芻採  
辦買辦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  
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細民困乏蘇州尤甚  
郡縣以聞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  
逃徙者此當速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  
之物但一槩派徵更無分別出產與否非出產  
處百姓數十倍價買納臣請戒約該部今後凡  
物只派產有之處不許一槩均派苦民年來刑

獄寃濫者多感召旱澇悉由于此請戒飭法祠  
敦用平恕務求情實今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  
戶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于公者十不一三餘  
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以致嗟怨盈路  
臣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下之半放回  
上嘆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  
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于朕有益于  
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勅明早頒行  
正統五年令六部都察院推選屬官領勅分投

總督各布按二司并府州縣處置預備倉發所  
在庫銀平糶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  
旌其義復其家

正統五年令天下有司秋成時修築圩岸疏濬  
陂塘以便農作仍具數繳報俟考滿以憑黜陟  
景泰中淮徐飢死者相枕藉山東河北流民猝  
至都御史王竑不待報亟發廣運倉賑之近者  
餉以粥遠者給之米力能他就食者爲裝遣窮  
者爲贖還其人卽空庾六十楹處流民之病

者釋醫四十人分治之死給棺爲叢塚瘞焉窮  
晝夜精慮事皆曲當所任使委曲戒諭出于至  
誠人人爲盡力所全活數十萬人具疏聞且待  
罪初流民奏至

上讀之大驚曰百姓

飢死矣飢死吾百姓矣其柰何已得竝發廩奏  
乃大喜大言曰好都御史不然我百姓飢死矣  
弘治中蓄積寡而盜繁都御史林俊乞勅省司  
招民輸貲入粟補散官及抵罪情輕法重者聽  
入贖爲常平本而募民各以其私立義倉義學



義塚名阜俗三義得表門示旌 詔施行已定  
制言州縣所儲粟務三年積足周一歲之食而  
後已大都五十里積粟三萬石百里積粟五萬  
石官儲中程者爲稱職不及三分以上者罰有  
差少六分課殿

嘉靖三年會天下罪囚應議折贖者皆輸粟預  
備倉以需賑濟

嘉靖三年南畿諸郡大飢人相食巡按朱衣言  
民迫飢餒妻婦劉氏食四歲小兒百戶王臣姚

堂以子鬻母軍餘曹洪以弟殺兄王湖以子殺  
父地震霧塞彌臭千里時盜賊蜂起閩廣青齊  
豫楚間所在成群泗州洪澤江洋盜艘動以數  
千上命戶部侍郎席書發帑藏截漕粟賑之  
又發帑金十五萬分賑淮鳳二府江盜勅操江  
伍文定擒捕

嘉靖四年先是蘇松常三府大飢詔緩征歲賦  
三千八萬有奇俟兩年後帶征至是巡按朱寔  
具言凶災之餘後責宿逋重爲民困戶部復議

帶徵錢糧有可緩者宜蠲之。上從其議。

隆慶三年江以南霪雨三月不絕田禾皆漂溺。所司以蠲賑請。准揚徐大水奏。發運司餘銀三萬兩。鈔關船料三萬八百餘兩。鹽院贖贖一萬八千六百餘兩。河道二千三百兩。司府州縣贖贖二萬五千餘兩。積貯勸借買穀十五萬石。截漕三萬石以賑之。

萬曆時戶部言。恩詔蠲免錢糧。有司不宜重徵。神宗諭之曰。朕軫念民窮。屢行蠲恤。邇聞各該

有司不能奉宣德意以致吏胥作弊將蠲免之數重復催徵朝廷旨竟作虛文成何政體爾部可曉諭撫按布政司官用心查革奸弊務使民霑實惠

神宗諭戶部臣曰天時亢旱屢禱未應朕思民爲邦本小民困苦災傷地方錢糧出辦艱難殊可憐憫朕心惻然爾部便查各處奏到災傷重大地方准蠲本年錢糧以副朕軫恤民窮至意京師久雨民房多坍 神宗諭曰天雨連綿京

師坍塌房屋數多壓傷人民甚衆朕心甚是惻然今着太僕寺給發銀十萬兩交與該科及五城御史公同查勘分明每房一間欽賞銀五錢以資修理賑濟卿等查照舊例叅酌時宜擬諭來行

神宗因水潦諭輔臣沈一貫曰朕思雨水連綿京師米價日貴着于通州倉糧暫借十萬石運赴京倉支放而該月折色軍匠米糧候新糧到日卽與補完其五城房號銀兩除舊例免徵外

再着免徵幾月以昭朝廷相宐救災之德意  
成祖諭戶部尚書夏原吉曰百姓必耕以給租  
稅今既棄業逃徙則租稅無出若令里甲賠納  
必致破產破產不足必又逃徙則租稅愈不足  
矣其卽移文各處凡有若此者悉停徵其稅若  
縣官不能撫民而致逃徙者罪之還令卽招撫  
復業勿復擾之

萬曆初 神宗因江北災傷諭戶部臣曰朕聞  
江北地方疊災黎民逃亡田土荒蕪宜留漕糧

六萬石作牛種之需所在有司其盡心招輯撫  
養使人沾寔惠庶不致轉徙流離之患也

宰相

後梁貞明四年吳徐溫還鎮金陵總吳朝大綱  
自餘庶政皆決于知誥知誥以吳王之命悉蠲  
天祐十三年以前逋稅餘俟豐年乃輸之以宋  
齊丘爲謀主先是吳有丁口錢又計畝輸錢錢  
重物輕民甚苦之齊丘說知誥以爲錢非耕桑  
所得今使民輸錢是教民棄本逐末也請蠲丁  
口錢自餘稅悉輸穀帛紬絹匹直千錢者當稅  
三千或曰如此縣官歲失錢億萬計齊丘曰安



有民富而國家貧者耶知誥從之由是江淮間  
曠土盡闢桑柘滿野國以富強

叅政范仲淹言昔五季列藩割據遇薦飢欲乞  
糴無從故各務于農以足其國臣在蘇州詢訪  
高年每云曩吳越未納土時蘇州管田軍合四  
郡七八千人專田功防江築堤以宣水患于時  
民間錢五百糴米一石自皇朝一統江南不稔  
取之浙右浙右不稔取之淮南於是慢農政而  
不修江南圩田浙西河塘之利日廢今米石不

下六七百錢稍荒輒倍比于異時踊貴甚矣又  
京東西路卑濕積潦之地往國家特令開決水  
患大減今罷役數年漸復湮塞請每歲秋勅諸  
路轉運司下所屬吏視農田物土之宜或開河  
渠或築堤堰或潴陂塘請可爲旱潦備者本州  
選官計工歲于十一月間興役半月而罷其功  
狀聞如此不已數年間農利大興下無飢歲上  
無貴糴東南水漕之費幾可省矣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飢齊東豐庸而糶賤欲

以東之賤被西之貴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

齊西之粟釜百錢則鉅

斗二升八合曰鉅

二十也齊東

之粟釜十泉則鉅二錢也請以令藉人三十泉

得以五穀菽粟決其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

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其籍然則釜十之粟

皆實于倉廩西之民飢者得食寒者得衣無食

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西之相被

遠近之準乎矣

管子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

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爲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

李沆爲相時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宰相率百官賀公獨以爲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

張文忠公商英傳時久旱不雨彗出天心商英

拜相之夕大雨如注彗星不見上喜書商霖二  
尺字賜之

唐乾符元年翰林學士盧攜上言臣竊見關去  
年旱災自號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  
少貧者磴蓬實爲麪蓄槐葉爲葢或更衰羸亦  
難採拾常年不稔則散之隣境今所在皆饑無  
所依投坐守鄉閭待盡溝壑其蠲免餘稅是無  
可徵而州縣以有上供及三司錢督趨甚急動  
加捶撻雖撤屋伐木雇妻鬻子止可供所繇酒

食之費未得至于府庫也貳租稅之外更有他徭乞勅州縣應所欠殘稅並一切停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僖宗從其言而有司竟不能行徒爲空文而已

陸贄奏陛下頃以邊兵衆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爭趨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司識重輕之術弘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祝豐耗善計收積菽

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于農夫其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假以犂牛自然成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徵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果能用之是謂長筭既而有司益恠不克將明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歛藏遇災而糴食者則莫揆之糴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賤取于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

十倍其贏又有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  
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于軍城取高價于涼邑  
坐致厚利寔繁有徒欲勸農而農不獲饒欲省  
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誠每至  
和糴之日多支締紆克直窮邊寒沍不任衣裘  
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估價不務準平  
高下隨喜怒之心精麤在胥吏之手既無信義  
率下下亦以偽應之度支物估轉高軍郡穀價  
轉貴遞行欺罔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



度支以苟售滯貨爲功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  
軍司以所得加價爲羨餘而不恤農人之勤苦  
雖設巡院使相監臨旣失綱條轉成囊橐至請  
空申簿帳僞指困倉計其數則億萬有餘考其  
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于會府會府承詐以  
上聞幸逢有年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  
若遇歲儉兵興則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泥瀉  
明徵臣故曰蓄歛乖宜此之謂也舊制以關中  
王者所都萬方輻湊人殷地狹不足相資加以

六師糗糧百官祿廩邦畿之稅給用不克所以  
控引東方歲運租米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  
湍險之艱所費至多所濟蓋寡習聞見而不達  
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  
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言雖知勞煩不可費也習  
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每至秋成之時但令  
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必轉輸徒耗  
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之懷  
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

財而入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重輕食不足而財有餘則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食有餘而財不足則緣于積食而嗇用貨泉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阜殷祿食所頒給用亦廣所以不計糜耗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

賈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  
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兼月之備關輔遇連年  
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  
間烟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斯所謂覩近  
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  
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納粟麥公儲積足給數  
年田農之家猶困穀錢今夏江淮水潦漂損田  
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昨庶匱乏流庸頗多關  
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以勸稼穡江淮以

敲責民困宜減價糶米以救凶災今宜糶之處  
則無錢宜糶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此  
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  
諸州米每斗當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凍  
渭橋每斗加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  
總當錢三百五十文其米既糙且陳尤爲涼邑  
所賤今據市洞月估每斗只糶得錢三十七文  
而已耗其九而存其一餘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  
若斯可謂深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

浙西淮南等道都運米六百二十萬石送至河陰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極 制納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輔游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停減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州船江淮新米至

倉遺復留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疑  
疑加般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  
究源由迺來七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  
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  
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舊者未盡新者轉  
加歲月漸深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  
米入關七八年間計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戩  
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冷歲關中之地百穀  
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類以此事爲常憂在京米

夫賤請廣和糶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糶多  
少昔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糶估價通  
計諸縣貴賤并顧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  
有餘米價約七十以下此則一年和糶之數足  
當轉運二年一斗轉運之資足以和糶五斗比  
較卽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臣竊慮運務若停  
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脩儻遇凶灾  
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久  
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賤不以積習害機宜



不以近利廢永制不責功于當代不流惠于他  
時慮遠防微是以均濟臣今所獻庶近于斯城  
所運之數以寔邊儲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期  
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淮諸道運米一十  
一計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石運三十  
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來  
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  
運米四十萬石至東渭橋來年請停三十萬石  
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

轉運使于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糶計以糶  
米與細米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計  
文以救貧之計得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  
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付都合得錢一百三十  
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府令於京  
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糶米二十萬石每斗與  
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千已上用利農人其  
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克填每年轉漕  
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

貫文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院勘問諸  
軍州米粟時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  
之田約定所糴之數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邠坊  
丹延夏綏銀靈監振武等道良原長武平涼鞏  
城報除度支旋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  
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  
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十分加七分又  
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萬石當  
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

留克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  
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純綿四色卽作船  
般送趕上都邊地早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  
到卽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部別庫物克用本  
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物亦取綾  
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支  
官畜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  
兵馬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  
領便計會和糴各量入戶墾田多少充付糴道

並限納粟不願糴者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  
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米粟亦委此區落  
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揀擇高燥牢固倉  
窖等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爲名非緣城守  
絕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  
畢與所糴數并收貯處所問奏并報中書門下  
總計貯備粟一百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  
五百人二年之糧來秋若遇順成又可更致兩  
餘萬石邊藩旣富邊備日脩以討則有資以茲

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斂糴則不爲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威國跳軍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抵安邊之本原守土之本庶人莫急於此傾公藏而發私積猶當力以務之况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

陸贄奏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

堯勅令貯戶倍用救百姓凶飢今以蓄糧通副  
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  
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  
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  
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參軍專  
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  
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  
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  
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

下准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  
歛則隨事借貸大飢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  
使周濟循環歛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  
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  
至侈貧不至飢農不至傷糴不至貴

成化六年九月大學士彭時等奏京城米價日  
貴一日在京蓄積之家因而閉糴以要厚利乞  
命戶部將官俸軍糧預放三月如又不足將東  
西大倉米平價發糴收貯價銀待豐年支與官



軍折俸其德州倉糧亦宜量數發糶以濟河間  
之急此令一下庶幾人不閉糶米價可平

司農 論積貯附

漢宣帝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穀賤農人少利故事歲漕關東粟四百萬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帝從其計壽昌又曰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價而糴名曰常平倉民便之帝乃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今邊郡皆築倉後梁龍德二年魏州稅多逋負晉王以讓司錄

趙季良季良曰殿下何時當平河南王怒曰汝  
職在督稅職之不修何敢預我軍事季良對曰  
殿下方謀攻取而不愛百姓一旦百姓離心恐  
河北亦非殿下之有况河南乎王悅謝之

臺諫

王永字方贄成都華陽人太宗時爲右補闕吳越納土受命往均兩浙雜稅先是兩浙田稅畝三斗永悉令畝出一斗使還責以擅減稅額永對曰畝稅一斗天下之通法兩浙皆爲王民豈當復仍僞國之法太宗從其說凡畝稅一斗者自永始唯江南福建猶循舊額蓋當時無人論列遂爲永式永尋除右司諫終於京東轉運使有五子臯準單鞏宰準之子珪爲宰相

監司

唐憲宗時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到官值歲飢穀價日增或請抑之坦曰宣歙穀少仰食四方若價賤則商船不來益困矣旣而米斗二百商旅輻輳

五代河南張全義頗有古循吏重農務穡之意始至鎮鎮蕩于兵民不滿百戶榜詣所屬縣招流民復業蠲租稅存撫之後五年桑麻蔚然於是選壯者教戰陳以禦盜每出行見田蚕美者

李馬與僚佐共觀召其主勞賜其田荒穢不治  
召田作者集衆杖詬之訴乏人牛者召隣里譙  
責於是隣里勸助戶有積蓄百姓言張公見聲  
妓未常咲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耳在洛四十年  
高歡使劉貴請爾朱兆以并肆頻歲霜旱降巨  
掘田鼠而食之而無穀色徒汗人境內請令就  
食山東待溫飽更受處分兆從其議

朱馬光祖字華使金華人錄浙東提舉常平移  
浙西提刑權浙西常平遷浙西安撫使歲飢衆

莊府積粟不發廩光祖謁王辭以故明旨往亦  
如之又明日往臥客次王不得已見焉光祖厲  
聲曰天下孰不知大王子爲儲君大王不於此  
時收人心王以無粟辭光祖探懷中文書曰某  
莊某倉若干王無以辭遂得粟進同知樞密院  
事謚莊敏

宣和二年有告淮南連歲荒旱常平使者顧彥  
成坐視不救止大怒詔公察訪賑濟公陳八事  
一乞依法放免租稅二乞諸司錢斛並許支用

三允州縣停闈糶民間積欠四卷常平司錢斛  
已椿發未行者立截留五豪戶有願出粟濟飢  
民者許保奏推賞六所在官山林塘泊暫弛其  
禁聽飢民採食七鄰路般販米斛入本路者免  
收沿路力勝庶得商旅輻輳又小民有無業可  
歸願充軍伍者委漕司多方招刺以消懷奪之  
患上皇一一開允執政頗難之所陳八事從其  
四而已公行或謂公曰執政不宥盡用以紓其  
意可見矣况淮南監司郡守皆出權特之得是



財用又多供應御前爲名公其慎之公曰吾受命訪察若趣時顧避則兩路生靈寔吾殺之也借使獲罪豈敢愛一御史而輕億萬之命哉卽檄監司州縣問百姓疾苦宿守吳壽寧聞公將至令諸門毋納飢民遂至城外殭屍縱橫悉差公吏穴地藏之乃申以無飢民無可抄錄真守蘇之悌夜遣兵伏逼飢民載之江中洲上悉皆致死二守皆宦官腹心專以進奉花石珍禽爲務旁連漕使孫黠雄視江淮間公竝劾之縣是

兩路所養飢民流移僅三十萬賑給關食人  
十七萬有奇振糶借貸穀三十餘萬勸誘人戶  
出糶及借貸七十萬有奇

明周文襄公忱奏三府之田雖廣而農力甚苦  
比歲朝廷屢詔勸糶以備濟卹緣旱潦相仍  
穀價騰踊難以舉行今臣以八年分徵收之間  
措得前件耗米六十九萬石遇民乏食則以給  
之又不獨以濟荒凡起運有所失損於此借糶  
秋減還官夫役築圍岸濬河防乏給亦然庶免

貸責以利兼并悉從其言

周文襄公每遇凶荒輒以便宜從事補以餘米常賦之外無復匝役初至蘇松屬歲大飢米價翔貴忱遣人四出察米價高下江淞湖廣方大熟乃令人索金至其地故抑其直而勿糴且給言吳中米價高甚由是江淞湖廣大賈皆販米赴吳中數百艘一時俱集忱知四方米已至下令發官廩米盡出之以貸民而收其半直城中米價驟減而四方米欲還載度路遠不能乃亦

賤糶忱復推牛驥酒以謝四方米賈皆大醉歡  
去米價旣平乃復官糶以實廩

壬子秋諸郡歲稔會 朝廷命下許以官鈔平  
糶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乃與蘇州知府况鍾  
松江知府趙豫常州知府莫愚協謀而力行之  
蘇州得米三十萬石松江常州有差分貯于各  
縣名其倉曰濟農明年夏江南旱蘇松飢民凡  
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  
之備先是各府秋糧當輸者糧長里胥多厚取







收易以新制糧胥得爲好利每石擅增無名之  
耗三斗盡入私家自茲利權復移于下以今糧  
胥所增之數叅計正與况公所減者相當是乃  
復徵舊額也七十二萬石之多官不得取民不  
得免使二公之良法大壞甚可恨也

巡按呂諱光洵牌開上嚴核災數查照被災輕  
重優免多寡府以實數驗派縣縣派都圖務要  
公平畫一不許那移作弊致折閱不均一計  
疏濬富戶有田近河之家隨地挑濬如某河淤



塞若干丈人田若干計田給直每人挑河一日  
給工食銀米若干每工挑河若干丈則無食之  
人既可不飢而灌溉不通之地又可備旱  
節冗費如修造興作公會慶賀交際宴享供帳  
舟輿之類一年所費奚啻千萬務要正身約禮  
以端表率一應不急之用盡行革去

太守

李禹卿字君益除通判蘇州隄太湖八十里爲渠益漕運其所蓄水溉田千餘頃歲飢出羨粟三萬全活萬餘人官至司農少卿

富文忠弼知青州河朔大飢民東流公以從來拯飢多聚之州縣人旣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多飢死死氣薰蒸疫疾隨起是時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飢民散入村落使富民不得私陂澤之利民重公令

米穀大積分遣寄居閑居住主其事間有健吏  
募民中有曾爲吏胥走隸者皆倍給其食令供  
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擇地爲場掘  
溝爲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詳一如官  
府公推其法于境內吏胥所在手書酒炙之饋  
日至比麥熟大給路糧遣歸死者作叢塚葬之  
強壯堪爲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刺指揮二字奏  
乞撥充諸軍時中有與公不能者持之不報人  
爲公憂之公連上章懇請且待罪乃得報自是

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爲法

文忠公知青州聞河朔災卽于所部豐稔者五州先是勸分得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

熙寧中淮南京東皆大飢滕元發守鄆州乞淮南米二十萬石以備賑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亟爲席屋待之乃分爲屋者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灶用器皆具以

兵法部勒少壯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歸  
帝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繩引基  
布肅然如營陣中古圖上其事詔褒美所活五  
萬人

淳熙中朱侍講熹守南康爲上言蘇軾有言熙  
寧中諸路支發及別路轉粟若放課稅利通計  
累百鉅萬舉以賑貧窮而于救荒無分毫益者  
則後時故也臣里中開耀鄉有社倉一所先年  
飢臣請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以貸夏受米于

徐奭字武卿建安人祥符中進士第一天聖初  
通判蘇州時東南大水詔奭與趙賀督治奭周  
視盡得水利舊跡乃築石塘九十里建橋十八  
所復良田數十萬畝疏隱田者二萬六十戶得  
苗三十萬塘成遷兩浙轉運使封晉寧侯  
常懋字長孺武康人以集英殿修撰知平江府  
值旱故事郡守合得緡錢十五萬懋悉以爲民  
食軍餉助蠲苗九萬稅十三萬版帳十六萬天  
蠲新苗二萬八千大寬公私之力飛蝗幾入境

疾風飄入太湖改浙東安撫使

洪武三年濟南府知府陳修及司農司官上言  
某處地荒蕪空詔鄉民無田者墾闢戶率十五  
畝又給地二畝與之種蔬有餘力者不限頃畝  
者免三年租稅其馬驛巡簡司急遞舖應役者  
各于本處開墾無牛者官給

開荒今日第一義  
復屯田今日第一

義

況鍾字伯律靖安人宣德初以雄劇十郡缺特  
慎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鍾典蘇郡請

賜勅以便行事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稅額特  
重鍾擬奏求減疏上卒得請凡奏減省重額正  
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  
科以免遞年包荒之糧至十四萬九千五百有  
奇停徵滄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免舊欠糧草  
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五百艘  
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減濶  
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  
度請濬滄冰道淤塞辨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



百餘家招復逃卒三萬六千七百戶

徐屋字宗實黃巖人元末不仕洪武初應薦以  
朝擢蘇州府通判秦發粟二十萬以活飢民秦  
漲病隄厚相度原隰太典築捍之役部使者數  
為妨農勞民屋言他役誠妨農水不退則田不  
可耕妨農孰甚焉且今有田者量募貧力飢人  
得哺正所謂佚道使民曷為勞哉官終兵部特

郵

蘇文忠賦奏冷年錢塘賣常米十八萬石得米

者皆叩頭誦佛云官家將十八萬石米於烏鵲  
狐狸口中奪出數十萬人此恩不可忘也  
知撫州黃震約 急糶者富室也待糶者飢民  
也官司既不以文移滋吏弊則通此脉絡于公  
私上下之間者鄉曲好誼之士也

右請貴寓之賢學校之英鄉閭岩穴抱道未  
仕之彥各以天地民物爲心各以父母鄉邦  
爲念以義理感動鄉之富者以恩威開諭鄉  
之貧者以施行之未當事宜之未悉告爲洲

縣之耳目之不接者其所弘濟何可論云聞  
天之生人唯有愛人人衆不能盡皆契天  
定則時加汰治凡其飢危之歲皆其升降之  
機富室在豐年賢否未知也及至荒年或慻  
怛而濟惠或頑忍而不恤富室之賢否分矣  
小民在豐年善惡未白也及至荒年或堅忍  
而守分或無賴而妄作小民之善惡見矣賢  
否旣分善惡旣見天之升降生人于斯乎決  
于是富者或自此而貴顯或自此而禍敗此

升降也貧者或飢過而溫厚或官刑而滅亡  
此升降也天道循轉自昔皆然但人只見目前  
前往往顛倒其中而不知此皆吾州賢人君子  
所素知更請推廣其說遍諭此意

今來不以公移勸分而禮請名士宋節幹等十  
員分鄉提督勸糶不以官司督促而以本心之  
所同然者往來于文書之間不立官價不立官  
料而一聽蓄米之家隨時低昂接濟糶戶凡此  
豈但爲飢民之計正深爲諸富室計

農以桑爲助撫州獨不種桑養蚕遂致中夏無  
錢解債納官昔襄城縣亦不種桑自范丞相做  
知縣令犯罪者種桑聽贖百姓無不競勸今太  
守雖媿昏庸勸爾農不早近金谿知縣新到亦  
常面言本州最多荒山野地纔種便成諸縣必  
能次第講行爾農今後切須種桑此不容不勸  
者也田須秋耕土脉虛鬆免得閑草抽了地力  
今撫州多是荒版臨種方耕地力減耗矣爾農  
如何不須耕田須熟耙牛牽耙索人立耙上云

耙便平今撫州牛牽空耙耙輕無力泥土不熟  
矣爾農如何不立耙田近溪水須逐段作埧捺  
水田不近水須各自鑿井貯水今撫州一切靠  
天五月不雨立見狼狽十日連雨亦無停留爾  
農如何不自做個意智此皆不容不勸者也太  
守兩年在任此雖無力及民然與爾農曾共荒年  
今次勸農又當官滿將去言語不覺苦切  
予窮年餘之力經理更革以其收息買田六百  
畝永代人戶納息且使常年不貸唯荒年則貸

之而不復收息庀費者皆取辦於六百畝官田  
之租事撫州社倉幸皆鄉曲之自置有如文公  
不立之本法然亦間有名雖文公而人不文公  
其初雖文公而其後不文公倚美名以侔厚利  
者亦已不少予方爲之悚然以懼何敢更以官  
司預社倉之事哉大抵小民假貸皆起于貧貸  
時則易還時則難貸時雖以爲恩索時或以爲  
怨倘稍從而變通之鳩錢買田豐年聚租荒年  
賑散不唯不取其息併亦不取其本庶乎有利

而無害凡皆予荅李君之說如此而未敢以爲  
信也未幾金谿李君沂復以社倉法來俾予爲  
記及閱實其始末蓋一家自爲之計而依法唯  
取二分之息不借勢于官不鳩粟于衆故能至  
今無弊利民爲溥今歲之歉一邑賴之置倉如  
此信能以文公之濟人者濟人矣然有治人無  
治法良法易泯流弊難防君能如文公更望君  
之子孫世世如君也因錄所報李君之說以遺  
之先是郡之新豐饒君景淵亦嘗以社倉求予



爲說其法取息視文公尤輕貸而負者去其籍  
而不責其償事益省而民益安并書以遺之咸  
淳七年冬至日承議郎權發遣撫州軍州事節

制軍馬黃震記

縣令

常安民字希古邛州人歲旱農盜決運渠以溉  
田法當徒犯者且衆安民白郡守曰水所溉渠  
成當得賦入數十萬今未至盪舟而寘人於法  
坐失數十萬之入以此較彼孰利孰害請釋勿  
治是歲吳大旱惟長洲中熟

洪熙元年六月河南新安知縣陶鎔奏縣在山  
谷土瘠民貧從來薄收去年尤甚今民食最艱  
採拾不給公私無措獨亟驛頗有儲糧欲申明

待報而民命危在旦夕已先借糧一千七百二  
斗入石給之俟秋成還官 上謂夏原吉曰知  
縣所行良是朕聞近年有司不體人情苟有飢  
荒必須申報展轉的實賑濟失時民多飢死陶  
鎔先給後聞能稱任使毋拘文法責其專擅

鄉紳

天順間瓊臺邢宥守蘇時歲祲民飢宥具疏聞于朝須報乃行賑貸韓襄毅公語之曰出納有司常事必須戶部報可而行民已爲溝中捐瘠矣且擅發之罪不過收贖以數斛贖米而活百萬生靈何憚而不爲哉邢大悟卽日發粟民賴以全活者甚衆韓公與有力焉

唐順之與巡按呂光洵書曰聞南都倉粟其羨至四百萬以上可勾十年之支而有餘滄源公

去歲所奏采糴一法此軍民公私凶豐兼利之術奈何當事者議論不同遂使滄源公美意不竟然此法終不能罷也近聞之一戶部長官言此法有三利云縱使諸郡盡荒但得京倉糴粟三數十萬石分散諸郡諸郡每發官帑銀萬兩爲糴本輸之京倉則可得米二萬石平歲人食米一升凶歲則減之是二萬石者二三人百日之命也是官帑不過出銀萬兩而續二三萬八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三數十萬石而

得銀十五萬兩是國家不過錢米互換之間實未嘗費斗糧損一錢而賜五六十餘萬人百日之命以待來歲之熟也其議論異者不過以苟有緩急京儲缺乏爲說耳夫糶三數十萬之米於四百餘萬石羨餘之中特十餘分之一耳且今江東雖災而江西湖廣頗聞豐熟則京倉歲額本色之入固將源源而來也豈預憂十年之後之不足而輟旦夕之所必救哉至于有司所請速糶一節蓋慮異日穀旣不登而遠商又不

來則雖積錢盈篋坐而待斃矣故救荒惟是預  
處錢粟而變錢爲粟尤是先事預處之善者也

荒政考下

項襄毅公救荒事宜

景泰六年四月甲午請蠲租 先是景泰三年  
德慶州開建陽春二縣大旱逋秋稅一萬二千  
三百三十有奇而連年復罹兵荒公請盡免  
上從之

天順五年大賑民饑 時陝海飢斗粟千錢有  
司方請賑公曰民腹枵就斃矣請而賑斃將安  
待賑不俟請罪在臬長臬長寧以一身活此一



方民亟檄郡邑大發粟分賑之而後上聞民  
賴以蘇者百萬計

天順六年四月己未請蠲租時西安諸郡邑  
衛所以昨歲大旱逋秋糧二十三萬九千一百  
六十石公請盡免上從之

天順七年正月戊午覈延安府災狀先是延  
安太守王瑾奏昨歲夏旱秋潦傷稼稅無從輸  
大司徒年恭襄公請行公覆視以聞

二月癸酉請輸粟贖罪時關中所司藏粟以

屢賑盡公無措請令各郡邑論斷罪囚俱納米  
自贖儲以待賑笞一十納米五斗餘四等遞加  
五斗杖六十納米三石餘四等亦遞加五斗徒  
一年納米十石餘四等遞加五石流三等納米  
三十五石雜犯死罪視流加五石 上從之

辛未上西安漢中平涼鳳翔慶陽延安六府災  
狀 時公謁巡撫王恭毅公槩曰陝飢數年矣  
災非啻延安也餘五郡皆災軍民流離歿亡者  
不勝計除令所司勘實生存貧病者八十四萬

餘驗口賑給諸死亡流移悉具數轉達王公以聞上命大賑之用粟一百八十三萬餘石免糧九十一萬二百八十餘石草六十五萬六千六百餘束

乙卯疏議輸粟冠帶例先是戶部奏凡文武官下舍人及爲事爲民官有能納米四百石於陝西缺糧處所者給冠帶榮身時米麥騰貴廣募莫應公請量減米數凡納百石者卽給冠帶上從之

天順八年七月庚戌再請蠲租 陝西軍衛以  
昨歲災逋屯糧九十一萬二百餘石屯草六  
五萬六千餘束公又請盡免 上從之

成化元年三月壬子又請蠲租 延安諸郡以  
昨歲旱災逋稅糧八萬七千一百石有奇公復  
請盡免 上從之

四月丁酉疏城西安臨洮鞏昌鳳翔五郡 時  
陝大飢故公所在具興大役使民得糊其口以  
免流離思亂

成化六年七月丙戌勅巡視順天永平河間三  
府賑民饑 時錦衣衛指揮朱驥奏京畿旱澇  
相仍內外飢民多將子女減價鬻賣勢必劫掠  
又各屯營達官亦隨處群聚強借行劫乞簡文  
武大臣親歷畿甸設法賑濟撫諭使各得所免  
致流離轉徙暴橫作非下戶部議大司徒楊莊  
敏公鼎覆從驥言 上乃勅公往撫順天永平  
河間三郡而以右司徒葉文莊公盛撫真保郡  
以右府李都督公旻撫屯營

十月辛卯疏請平糶 略曰今畿輔災深民居  
蕩析雖蒙 皇上發粟賑濟然流移道路困苦  
萬狀日今尚可苟延旦夕若薄冬臨春青黃不  
接必難堪命非早爲區處設有不虞卽峻法嚴  
繩傾廩徧救亦緩不及事請廣施糶賣之術如  
宋紹興五年斗米千錢時叅政孟庾戶部尚書  
章誼請按原價大出陳廩每升止如前二十五  
文旣濟軍民次年米賤令諸路以錢收糶復多  
贏羨載在史冊足爲明驗今天津涿薊通等倉

井水次官糧動稱萬計乞 勅戶部令各司屬  
會計足支來歲夏初官軍俸糧外所餘糧米豆  
麥俱自今十一月始各委州邑正官按月糶米  
三千石每石五錢麥減一錢豆減一錢伍分凡  
糶至二石至來歲三月止糧少者許就近糶多  
之倉多糶筭補其勸借搬運接濟者不在此數  
候麥熟米賤卽以所易銀布月准官軍買糧自  
給其貧無糶者仍驗口賑濟大司徒楊公議如  
公請而價則加所定者各一分 上從之且命

發太倉粟一百萬石於在京如劍平糶

丁卯請蠲租 時義勇天津等衛梁城等所以  
水災逋屯米二萬九千五十餘石豆九百六十  
石草四萬三千三百九十束公請盡免 上從  
之

壬辰疏報賑數 時公歷順永二郡足跡將徧  
給發官廩十萬石復設法勸分米二十六萬五  
千餘石銀一萬餘布三萬餘牛具一萬三千二  
百餘活軍民男婦二十七萬八千二百有奇



韓襄毅公救荒事宜

請行納粟備荒例疏

景泰三年八月初八日

切照江西一十三府地狹且瘠民稠且貧往年豐收小民亦無週歲之積未免懋遷有無取給湖廣等處今歲本處既有旱傷官民蓄積俱少而湖廣等處亦未聞豐收況所屬長河梅花等峒大盤等山係累年盜賊作耗今歲永新地土陷窟恐有飢荒之兆倘後水旱相因饑饉薦臻而無蓄積以賑濟之未免相聚爲盜不知者或

以爲江西係腹裡地方不足爲慮臣愚以爲有  
備於前斯能無患於後且如近年貴州等處盜  
賊猖獗倉廩空虛四川湖廣人民轉運軍餉備  
極勞苦本處人民每銀一錢糴米數升亦不易  
得至有人歿相食無入土者蓋因其平日之無  
備故也況江西係南京之上流閩浙湘廣之樞  
軸而廣東等處見亦賊情未息倘後各處警急  
侵擾若無蓄積必俟其災荒之甚盜賊生發而  
後爲之則如貴州等處今雖欲捐美官厚爵以

勸其出粟亦晚且不能矣近年廣西等處已有見行榜例許人民納米上倉就彼給與冠帶臣愚以爲江西雖與彼處緩急不同但當以米數多寡爲例行之而使民納米之後或赴京授官或差人旌表未免經延歲月樂爲者少臣切惟古人救荒亦有建議先給空名告身付之以勸人出粟者今使民間納米上倉而卽得冠帶旌表誰不樂爲而朝廷冠帶旌表一人以濟千萬人之飢權以濟時仁政所先亦何足以爲濫

哉及照江西按察司副使陳价布政司左叅議  
陳璣俱廉公有爲堪以任使如蒙 准題乞  
勅該部會同多官查照前後各項納穀事例計  
議斟酌定奪凡照數納米已完獲有通關者聽  
臣等照依廣西等處見行事例就行給與冠帶  
并旌門立石令其望 闕謝恩仍查支各衙門  
官庫收貯課程贓罰等項官錢諸色物貨估計  
變賣照依時價糴穀上倉俟收穀頗穀數年支  
用開具會本回 奏事若未完陳价陳璣不許

別項差委

奏十三府放支倉穀疏

景泰三年九月廿八日

南昌等一十三府放支過預備倉糧米共二十三萬五千六百三十六石八斗六升二合五勺米九千五百二十六石七斗五升穀二十二萬六千一百一十石一斗一升二合五勺勸借過大戶出穀三萬四千九百一十七石一斗賑濟過飢民一十五萬四千七百一十九戶大小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八十四口

賑濟江西十一府疏

景泰五年十月廿七日

江西布政司所屬南昌等十一府賑濟過飢民  
一十萬二千四百九十二戶男婦大小二十萬  
一千二十九口支過稻穀一十二萬五千四百  
九十四石四斗一升布一千一百九十疋

會議救荒糶穀價疏

景泰六年三月廿八日

臣初到巡撫之時所勸稻穀除遞年放支賑濟  
之外尚有一百萬石有餘亦恐年久腐爛應合  
從宜照例減價糶賣以救飢荒 臣隨將會議定

穀價該糶數目案仰本司備榜發屬張掛曉諭  
分委府縣的當官員開倉糶賣遇有買戶到倉  
務要研審的係本處家無積穀人戶附簿糶與  
每戶止許買銀一兩以下並不許縱令積穀富  
家大戶舖戶客商集銀多買轉糶取利仍委二  
司分巡官員設法禁革奸弊監督糶盡合將銀  
兩銅錢解府印封收庫候秋成穀賤之時糶穀  
上倉務在不失原糶價數其有目今無錢糶穀  
貧民仍照原行再行取勘賑濟○會議定穀價

或龕絲銀一兩或銅錢一千个俱糶穀六石官  
斛平量所屬南昌府等縣廣積等倉四十三處  
共該糶穀二十四萬二千四百石或龕絲銀該  
四萬四百兩或銅錢四千四十萬个二項俱有  
者准作并收

巡撫行過條件疏

景泰六年七月初三日

一賑濟饑荒奏 准勸借過冠帶旌表立石等  
項大戶萬邦敬等稻穀一百八十萬四千石有  
零并原有在倉稻穀遍年賑濟過南昌等一十



三府饑民八十萬一千一百二十九戶男婦大小一百二十九萬六千一百三十五口放過穀九十九萬七千九百五十二石五斗二合一勺米一萬九千四百一十石六斗八升布一千一百九十四疋

景泰三年賑濟過饑民一十五萬四千七百一十九戶男婦大小三十五萬六千六百八十四口放過穀二十二萬六千一百一十石一斗一升二合五勺米九千五百二十六石九斗五升

景泰四年賑濟過饑民八萬五千五百二十戶  
男孀大小一十七萬一千四十口放過穀九萬  
六千五百四十石

景泰五年賑濟過飢民一十萬二千四百九十  
二戶男婦大小二十萬一千二十九口放過穀  
一十二萬五千四百九十四石四斗一升布一  
千一百九十四疋

景泰六年賑濟過饑民五十四萬八千三百九  
十八戶男婦大小一百九萬七千三百八十三

口放過穀五十四萬九千七百六十石七斗三升九合六勺米九千八百八十三石九斗三升  
賑濟饑民戶口數疏 景泰七年八月廿五日

江西布政司所屬除南安府未報外南昌等一十二府南昌等六十六縣賑濟過饑民三十萬六千六百八戶男婦大小六十五萬三千一十六口共支米穀三十九萬三千六百三十二石五斗九升

附詩

丙子夏洪吉袁瑞臨撫建信江饒南康十  
一郡大旱田租二百三十二萬勘有一百  
三十八萬成災封章上聞蒙 恩俱賜蠲  
免憂民之懷稍舒口占一絕

十郡青苗總似焚不才無計掃妖氛蠲租有詔  
蒼生感 聖主寬仁邁漢文

按韓襄毅公在兩廣時造銀牌若干上刻旌  
義二字通行各屬勸富民出穀得十六萬六  
千七百六十石賑濟蒼梧縣災民每戶銀一

兩米二石大棉布一疋

于忠肅公勸助平糶告示 時官巡撫

照得河南山西二省饑荒爲甚本院蒞任卽將  
欽賜賑濟銀兩并各府州縣無礙錢糧及豫備  
倉糧盡行賑散雖目下少甦猶恐將來不支今  
本院捐俸資二千五百兩復賴賢有司王高孫  
李劉楊諸公各捐俸資五百金爲積蓄粟麥之  
本亦未充盈倘遇凶年將何週濟本院悉訪民  
情頗知閭閻之事特出榜勸諭爾等賢良富家

巨室能捐二百金以上者與冠帶獎勵能捐貸  
四百金以上者奏聞錄爲義民建坊旌表或  
本身原有官職者卽榮封其父祖或錄其子孫  
衣巾寄學有管年賤價糶粟麥肯輸千百石仍  
照管日價賣者同前旌獎或收留遺棄子女五  
六口并十口以上者或肯減一二錢時價糶者  
皆照前給賞旌表賢士大夫能捐貸者亦卽保  
奏不時擢用本院每思富貴之家如有三千金  
家資可捐貸百金有萬金家資可捐貸三百金

亦不過三十分中出其一分耳況捐一分之資而活數千人之命陰功不淺後必有報之者本院常見藩司官因饑荒之歲每令州縣官督察里閭勒報大戶其富豪大戶不知捐貸賑濟之德甚洪反貪緣脫免里胥得以遂其奸脫上戶報中戶有司不查其實又不再三開諭轉相擾害亦何愚哉假如貪緣賄賂之資孰若移賑饑貧上舒 朝廷隱憂下爲子孫積福中杜里甲科需本院實勸汝等爲此好事爾等未必慨捨

及一間僧尼說法化緣遂能捨大貲財以邀來  
世福澤豈非妄謬乎孰若捐數十百金以濟嗷  
嗷饑苦之民實有見在功德故西蜀張詠能立  
法捐貲濟貧子孫數世榮貴浙江蔣氏以平糶  
賤穀兄弟三代爲神所謂仁人者其利甚溥其  
報甚隆生前萬人感戴死後百世流芳多有富  
豪之家平昔慳吝不肯捐賑嗟乎眇眇一身在  
世食用有限歿又將之不去且終日營營千謀  
百計作馬牛而不肯少輸二二爲此美事乎本



院每縣置三倉一曰尚義倉一曰平準倉義倉  
卽賢良捐貲輸穀之倉平準卽豐年賤糶遇凶  
平糶者倉前立碑勒名大書某人捐金若干某  
人輸粟麥若干計全活人若干不但立碑建坊  
獎旌亦在在口碑傳誦日後有賢良仁富者見  
此荒年豈無惻隱有好徒不思本院推誠勸諭  
反設言沮塞今捐百金不難恐他日另有別樣  
大役又有言捐貸且不難倘又要人去買粟輸  
倉則人財兩爲賠累此等切不可聽本院所以

立碑勒名者一則旌賢良尚義之功二則杜後  
不許再將尚義之家有別樣大役索擾也本院  
亦思爾等富家巨室皆辛苦經營成家必不强  
致之但本院推誠待人諄諄勸示爾衆當以本  
院之心爲心待後豐熟必計數給還安肯欺謬  
今出示後爾衆若不體本院之誠他日府州縣  
官詳實報名到院是頑民也反爲不美故示

河南趙守質年七十無子家鉅萬讀此示大  
悟願悉捐助荒其餘以貯義倉公夫獎禮之

旋聞於上得異旌云仍令里老擇一貧女  
命納之逾年生一子抱至院叩謝公摩兒頂  
曰天之報施善類如此之速今趙系甚衍  
司馬溫公救荒疏謂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  
曆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索  
示以必信

乙卯東省大饑過御史

疏疏截留漕糧十萬

平糶未及半而藏粟皆出其時登萊溥被災  
陶知府期先曰等死耳趣軍民販米遼東今居

入狎海緣以餉遼尤近事之可做者

王文成公賑濟事宜

批贛州府賑濟石城縣申文

據贛州府申石城縣水旱相仍兼係僻地穀價  
湧貴合令知縣林順查勘賑濟看得所申賑濟  
既該府議許中戶糶買下戶給散准如所議施  
行今出糶之數止及一千而坐濟之民不知幾  
許附郭者得遂先獲之圖遠鄉者必有不霑之  
惠近日贛縣發倉其弊可見仰行知縣林順會

同先委縣丞雷仁先選該縣殷實忠信可託者  
十數輩不拘生員耆老義民各給斗斛候遠鄉  
之民一至卽便分曹給散仍選公直廉明之人  
數輩在傍糾察如有貧緣頂冒卽行擒拏照議  
罰治庶幾小民得蒙救急之惠而遠鄉可免久  
候之難事完具繇回報繳

牌行南昌道賑恤水災

據南康建昌撫州宜黃等縣申稱非常水災乞  
賜大施振恤急救生靈流移等事看得洪水非

常下民昏墊實可傷憫但計府縣所積無多實  
難溥賑其地方被水旣廣而民困朝不謀夕若  
候查實報名造冊給散未免曠日遲久反生冒  
濫已行二府各委佐二官及行所屬被水各縣  
掌印等官用船裝載穀米分頭親至被水鄉村  
驗實果貧難下戶就便量行賑給爲照南昌所  
屬水災尤劇但居民稠雜數多頑梗若賑給之  
時非守巡督臨於上或致騰踴紛爭爲此仰分  
守巡南昌官吏卽便分督該府縣官於預備倉

內穀米用船裝運親至被水鄉村不必揚言賑  
饑專以踏勘水災爲事其間驗有貧難下戶就  
便量給升斗暫救目前之急給過人戶略記姓  
名數目完報查考不必造冊擾害所至之地就  
督各官申嚴十家牌諭通加撫慰開導令各相  
安和恤仍督各官俱要視民如子務施實惠

揚忠愍公上徐少湖救荒書

某以言得罪宜絕口不言天下之事但聞窮民  
病苦之狀若割心肺日夜憂思至廢寢食故有

欲然而不容忍者而夫子抱能受言之量居能  
行言之位而某極荷相知又有可言之機寧容  
隱乎謹陳救荒愚見伏請尊裁城中餓餓死十  
滿道人人驚惶似非太平景象夫京師之民各  
有身役常業何以頓至於死而所死者皆外郡  
就食之人也蓋緣各處司民牧者無救荒之策  
之心而京師有捨米捨飯減價賣米之惠故皆  
聞風而來當其事者又不肯盡心鮮有實惠故  
每凍餓以至於死是以京師爲溝壑誘外郡之



民而填之也救荒自有均平普遍之政何必煦  
煦然爲此小惠誘民以至於死乎莫若行令各  
處撫按有司作急賑濟然後出給告示諭以本  
處賑濟之故使各歸鄉里又將所捨之米預支  
二三十日以爲回家盤費之資則窮民有鄉井  
飽食之樂京師無死亡道路之慘矣連年豐稔  
止有此歲之餓一郡之粟自足以供一郡之食  
特在上者區處之無其道耳官倉之粟可賑濟  
也亦可價賣也富室之粟可勸借也亦可責令

減價糶也。蓋官倉除備邊急緊不可動支外，其餘有積至數十年將腐者，合暫變賣收價。到秋易新，似爲兩便。富室有積粟至千萬石者，皆坐索高價以邀重利。故米價至於騰踊，合依少定價裁抑之。又當以禮獎勸，借官給以帖，到秋償還。則米價自可日減，窮民日返故鄉矣。窮民既無處辦米，或賣產傭工，止可得錢，乃今分爲等類，定爲價數，則錢法紛亂而民益告病矣。夫錢法之行也，或朝貴而暮賤，或此處用而彼處不

用若有神以使之雖市人亦不知其所以然也  
其可以官法定之乎爲今之計當爲權宜之術  
不分等類不問大小俱責令折筭通行其價數  
之多寡任從民便官府不得而與焉則錢法可  
通而商民俱便矣米價騰踊日甚一日今定爲  
官價似爲裁抑之術然在京師則有所不能行  
者蓋各舖戶之米俱貴價糴買非若外郡富家  
田內自獲然今定爲輕價彼豈肯折本糴賣且  
各處販米者一聞價輕孰肯再來外米不肯來

內米不肯糶不知其將來至於何如也如定米價亦俟春間販米至者多然後議之北地雖荒全賴南米之來使河道阻滯則來者延遲恐緩不濟事盜賊甚多或搶掠一船則後者聞風孰肯再來今宜行令各河道官使開河之時先放米船行一遇壅塞則遣官夫拽運一若轉運官糧然則米正月終可到矣又行令各處地方官使嚴加巡捕防守護送則販者無失米之憂所來者必多矣南米來者既多又憂米價之不減

乎盜生於貧雖勢所必至然荒年而至於盜起  
斯亦可憂矣聞各處撫按分付各屬官令其暫  
寬治盜之法其意懼生變也以故各官於盜賊  
之獲俱姑息寬縱之此端一開爲盜者衆貧者  
日至放肆富者日不安生是民之爲盜雖起於  
年凶亦上之人有以教之耳夫濟荒自有長策  
未聞教民爲盜以救之也況漸不可長民不可  
逞恐堤防一撤紀綱遂壞其變有不可勝言者  
宜行令各處撫按有司使遇賊盜仍治之如法

則禁盜乃所以止盜而止盜正乃所以救荒也

附錄

鵲峰子曰全悰父柔使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  
悰皆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  
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柔乃奇之  
此周急之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文正遣子  
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  
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  
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  
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

此周給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慢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爲之顙泚

鷓鴣峰雜著

李公謙值歲荒出粟千石以貸鄉人明年又荒人無以償公卽對衆焚券曰不須復償及歲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後復大荒公仍竭家貲煮粥濟之賴全活者以萬計死者復爲瘞之人咸曰公陰德可謂大矣一日夢紫衣人告曰上帝知汝有陰德報在汝後言訖而去後謙百歲而



終子孫位皆通顯

續自 吳興朱承遠忠傑以米八百石賣粥  
警編 朱福壽終子孫登第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  
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兼濟承事兼濟以  
幅巾道服而趨真君降階接之禮頗隆重且揖  
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已有歆嘆之意公  
翊旦卽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  
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卽以所夢告  
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某

之上座耶兼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糶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糶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某之上也令索公裳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白警編

萬曆丙子歲就試荆谿遊石亭埠時有吳風鑑曰此縉紳吳公別業也吳公督學四省題建坊曰四省文宗讐家潛以一代人物四字覆之蓋

誦公無後也公素善一術士李某者告公曰僕得種子之法專盡人事公自度家業肯捐其半爲胤嗣計乎公曰無子身皆剩物且受人侮何有於半李生曰方今歲稔固天假公以會也請條其緩急以備舉行

一荒糧大戶力或可支細民室如懸磬公查錢數兩數者代納以全民命  
一獄囚大辟勿論已如追贓贖罪等項一日未完一日監候公與代完

一飢民四城門各設厰煮粥

其次族屬姻黨不時饋遺

其次村落窮民親履給粟 其次置藥救疫

其次掩埋白骨 其次修整廟宇

其次城外環繞皆大河民患跋涉當悉駕大石

梁以通往來 他時義莊宜設 學田宜助

役田宜出願公觸類引伸大行方便吳公欣然

如其言所行不滿數事所費不踰萬金連舉二

子一發鄉科矣迨丙午南畿錄有吳彥貞者公

孫也燕及皇天克昌厥後吳公之謂夫豈萬曆  
丙午冬月濮企登識

揚去奢氏

時偉

曰此余老友濮叔豐先生筆記也

叔豐篤行高節纖介不苟是紀也特其深衷隱  
厚之一端嗟嗟世寧乏喜施舍而丐福田者試  
語以捐帑賑民則錙銖必較李生讜議吳公力  
行其於積慶降祥之效不已章灼較著哉雖然  
人間世有子者多矣將獨爲求嗣勸乎夫安懷  
立達卽念卽仁惻隱慈悲無時無地果能逐事

講求隨方利濟富人以力貧士以言精誠必赴  
可以祈天保世可以佐縣官而裨經濟焉

吳中荒歲射利冥報

父老言昔時荒歲米價倍增有素封貪心未已  
請仙問價一天將降箕判云豐年積穀凶年糶  
二倍平收兩倍錢四境蒼黎饑欲死斯人谿壑  
尚無厭直將民命爲兒戲及乘天災把利專若  
此貪夫不重譴頭上青天豈是天着火部抄其  
家立刻灰燼

萬曆三十六年米價騰貴極矣有一富戶卜之城隍向道士求詳道士曰此籤何用曰米價可再增否道士大罵抵家驟死蓋城隍殺之也洪  
朱完天祖曰產粟之區不獨楚與江右也猶記  
髫年曾侍大父宦遊台州知彼處之粟常年一  
兩三石而由海入太倉不過一兩日之事耳又  
侍大父宦遊狼山通州彼處赤米甚佳其價甚  
賤又麥價頗廉大堪作餽大父衙齋所食類以  
赤米而亦時參之以麥也狼山與福山一百三

千里海面之隔耳順風不半日可渡此皆於糴粟一項可備一議者

一旌善之法詳矣古有不任不卹之刑倘三令五申而素封不從則擇其最著者扁前四字於門以耻之夫刑之且可况耻之乎 一官給印票於好義之家糴米多係鬼名宜令貯城內官倉驗過發糶不許私載回家此于忠肅義倉外別設平準一倉以待平糶意也 一平糶米價止可七錢以外在富家多八百金甚小在貧窮



多出一文甚難 一素封無田者力可平糶于石捐百金特賑不得以無粟辭 一救饑不必盡粟或麥或菽皆於出產之區官糴之 一罰粟代杖見韓襄毅公疏廣其意以粟代徒似亦可行 一囹圄餓夫近多疫症亦倍可念 一商販最急移文關津蠲數道之稅其來必迅 一衙官董諸役而出納於衙役之手似屬可慮 必擇地方忠誠有能幹者數人主其事正官不時親臨論訪宐王文成公諄諄乎防之也 一

設處堪動庫內兩番本銀一往一來道路不絕  
市中時價不禁自平且事竣銀仍還庫在那移  
轉換之間選委賢能家饒世職交與庫銀仍立  
法紀錄 一平糶官糧既竭商糧不至因一商  
失利百商聞風俱向膠萊等處空照時價以招  
商亦必自己先有接濟查得和豐倉舊貯米荳  
銀借動四千兩選官四員分爲二班往淮徐金  
蓋等處仍移會彼處印官發船之日開具糧價  
印信爲照 一衙門人役不許糶 一暫弛遠

禁遣官告糴共糧十七萬石有奇而市價驟平  
其糴本與煮用則皆借動京邊之銀也 一糴  
穀之法各領糴之官自爲一圍限三年內如有  
泥爛罪坐本官每石聽米三升亦限三年盤驗  
之耗如再有虧折本官認賠至於倉廩不足分  
爲二例如原有舊倉致令坍塌傾責其修補而官  
銀不得議動如舊倉已滿穀尙有餘設處官銀  
速爲創建 一動京邊銀止一萬六千餘金而  
用以招商糴運既還借動之原數又積現在之

穀食 一招商給引往天津等處接濟 一勸  
借者若與官穀一槩免還則他日無人肯應空  
聽其取償或願不取者給匾 一富家囤積糧  
食每自淮商到時糶賣微利自題通海運之後  
相率乘時發賣以通爲禁勝于禁矣 一印官  
親自下鄉逐名審實便空粥賑 一煮粥不若  
委廉慎數宦分頭給散令其領回自食 一帶  
徵一節其害無窮官借名以加派里指票而雙  
收趙甲已亡而包賠于錢一朝四已赦而索騙

于暮三莫若實受免徵之爲便 一等民耳一  
以爲飢而賑之一以爲逋而追之何異左手佯  
與而右手旋攫 一預給各兵兩月之餉審發  
頭目着令世職押往糴米照原價分散各兵益  
兵雖三千而家屬不下萬數免萬衆之買糴卽  
餘十萬之振糧 一急蠲船稅以通商計寧海  
文登萊陽三處有船不過四五十而風聲傳聞  
人咸樂趨 一留德州麥折六千二百一十九  
兩往糴雜米其銀稍緩數月以解 一議募兵

屯田號爲鄉兵旣息其走險之念又可以積軍  
需而備不測一起運動之以煮粥則無可抵  
還而動之以抵存留則自有存留可以徵還雖  
謂之不動起運可也一身在縣中領穀而室  
內妻女已被強徒掠去則倉廩寫遠之故也亟  
宜各立社倉審實家濫行篤者一人爲社長管  
收放又擇一識字謹愿者爲社書二人俱免差  
徭又擇有身家之人四名爲倉夫管巡守歲給  
米三石六斗遇有出入卽令其搬運斗斛如放

時貴收時賤加息一分大賤層而加之不過三分如放時賤收時貴當免其息大貴層而加之亦不過二分新舊穀價相等還倉止加息半分立券之法十人同立一契一人拐逃九人代奏還倉二年一查以其餘者歸之縣倉 一委官行查積穀不必預行支會惟單騎減從驀地潛至一一盤驗 一諭諸商本府境內可用糧食二十萬石照依本商開來市價登時可完空船給引暫開遠禁聽爾載運舊有 皇稅椿木銀

兩盡皆革去通五千石以上者給冠帶三千石  
以上者給門匾



紀袁公大來

初袁公應泰憲淮徐流移沓至徐邳海贛間蝗  
聚百萬人掠販婦女鹽徒乘而劫淮市弓刀購  
盡公發金十萬二千稻六萬四千餘石米萬石  
設厰作糜現計入厰三四十萬又立數百厰以  
待山東歲除元旦必躬巡察咨嗟流涕吏民感  
動又緣上動漕折馬價三萬金徑行檄發  
聖慈慨允無埃部覆說者謂安丘適寇將借飢  
民圖逞公尤慮之遠矣是年予借計凡覲試在

遂公悉具弓矢人役五里一送所至換粟絕盜  
警公爲令嘗決太行之水以灌河內之田尤奇  
又減淮徐額外加派銀六萬三千

蘇郡庚申荒政紀

距今壬申夏秋大旱因憶舊事以告同志

陳存廉芝臺募義恤鄰事宜序

此時穀貴人饑苟可以拯救貧民者自當不遺餘力存廉之急桑梓固然况叨有地方之責者乎唯是勸賑事實大難富者慳囊莫破貧者寸心徒矢若欲以官府一切之法行之異同滋起究竟何益卽如近日查圍一事米未必旦暮鼓民之腹二三豪有力之家始迫於嗷嗷空言倡義迨持其言爲左券責實事輒反脣疾視端緒

四出甚至豪僕藏奸顛倒借爲射利之局而於  
救濟竟何如矣閱此冊秉義甚高中間條畫種  
種詳到是一里卽可爲一邑之摹一邑卽可爲  
一郡之倡但人人各出公心處處隨力各行實  
事豈獨子遺之民賴之吾輩救民無策中夜起  
思實爲且感且愧誦首事之誼無窮而凡與名  
斯冊者其陰隲之佑神靈鑒在殆遺子孫以餘  
慶已五湖長沈萃楨信筆題冊以歸之主者

又序

此季世也獲聞誦義之風信姑蘇多君子云哀  
我民生罹茲降割不有君子蒙袂仰屋將何賴  
矣咏適郊集澤之章宰豈自委其擔翻令維桑  
者纓冠是急顧胷臆約結安所見奇區區疏請  
紳衿暨諸豪舉平糶若干斛賑恤若干緡已爲  
拙於政而遲於事閱陳孱廉高義疏敬稽首拜  
賜有聞風而分仁義不匱之錫獨貞石於封圉  
郡之饑者被之賑饑者尤被之矣不寧惟是徽  
風吹萬將天下被之累葉金張敢持爲左券蓋

無德不酬與其償以人不若償以天其工拙遲速陰有主者斯舉也已巧取而捷收之矣夫身窮後福雖好修君子所不計但時方嗷嗷天實恢恢何倡不和何裁不培凡百君子證此良媒茂苑令葉成章謹題

葑門荒政引

今年米價騰貴人不聊生賴郡邑諸公多方設法然民間奇窮其狀有難盡言據余所聞見有領票累日苦無糴貲者有男子出糴不返婦人

自縊於家者數十年來荒歉之景至此可謂慘矣於是友人陳芝臺倡爲同里相助之說以廣諸公德意或曰末俗澆訛人知自救而已何暇及人余曰一夫向隅而滿堂爲之不樂非爲其人正以自爲也今出門四顧皆傷心慘目其爲向隅也多矣有不急起拯之者非情也或又曰凡人之好施大抵爲福田利益耳今以卹鄰爲名其誰應之余曰所謂福田豈真有操券而償者天道好還人情忌擁凡人之所爲而有合則

夫吉祥善事恒必歸之今此舉之有合天人甚  
矣較之飾空閒之宇繼緇褐之富者不啻勝百  
千萬億倍其斂福也理也非妄也或又曰今之  
不足者比比而有餘者十無二三助者其能有  
幾余曰三簋之需損其一足以活一夫矣一縑  
之衣遲一歲足以存數口矣推而言之凡賓筵  
之觴豆樓船之簫鼓得無有可省以爲鵠形者  
地乎仁人君子其起而應之當不待辭之畢矣  
不佞跂而望之封門流寓客子王志堅題



義助鄰里糴本疏

庚申二麥全荒溢雨之後繼以亢暘吳故鮮積  
而况經歲米珠俯仰孔亟幸仁賢在位出陳糴  
新多方摩恤第熟窺閭井不唯苦于無米卽糴  
米之本亦槁矣如南園有給官票數日而無錢  
可糴者如茨菇田有男子出糴不歸婦人縊死  
者百日之內生脈緊關當事旣任其難吾儕豈  
辭其易易者何各恤其鄰里是已各恤鄰里云  
何研審貧窘計戶散票給以糴本是已有司募

助之任人焉奔走於烈日乞哀於朱門不辭勞  
辱之事有司收支之仁人焉錙銖必籍給散必  
親單票必覈吾里多賢敬以相懇先哲云人人  
損有餘補不足而天下平故損其所不足丘山  
非吾事也損其所有餘夢寐亦堪樂也鬼神亦  
足欽也宋儒記平糶倉云使鄉之常得其平者  
君之心也使君之家常得其平者天地鬼神之  
心也從來救荒所望惟賢人君子相與出力爲  
鄉曲計萬一自吾里達之各里自各里達之一

邑自一邑達之一郡孰無鄉里孰無賢良則惠  
吾里者細若蟻蠊而采荒政者錄及葑菲其必  
以吾里旌矣雖然非不肖之言也祖我者父我  
者兄我者之欲言也葑門里末陳仁錫謹疏

抄錄史書中米價事

計六則蓋甚言抑價之非策也

盧坦爲宣歙觀察使值旱饑穀價日增或請抑  
之坦曰宜歛土狹穀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  
賤則商船不來民益困矣俄而旣雨米價一百  
商旅輻輳民賴以生

右事見唐書

包序肅拯守廬州歲饑亦不限米價而商買載至者遂多不日米賤

范文正公治杭州二浙阻饑穀價方踴斗米錢百二十八公增至斗八十仍命出榜具述所增之數商賈聞之爭進遂減價還至百二十

紹興五年溫州大旱知府章誼用劉晏招商之法置場增直以糴米商輻湊其價自平

顏師魯知福清縣大稔發廩勸分有方而不逼糴價船粟畢湊市糴更平

椿爲湖北漕歲大侵官強民賑糶且下其價  
米不至益艱食椿損所強糶數而不遏其價未  
幾米船湊集價減十三

黃震知撫州歲饑不抑米價價自損

六則俱載  
宋史

附斟酌積米積穀二議

如實占田百畝者認平糶米十石本戶自貯而  
報其數使貧民知地方積有多米則不憂匱乏  
使米舖知地方積有多米則不敢高價是矣然  
此令須每年收成時布示預積則可臨期實無

米安能梓辦予遇荒無歲不平糶然不敢以是  
強人強之總歸虛名耳如官司積穀亦宜以登  
場爲期而縉紳素封之家更有一策歲積米數  
百平糶不論豐荒儲十年之糶錢以積十年之  
稻穀爲地方計亦爲子孫計請熟思之

錢長玉荒政序

錢長玉才可斷水決雲而韜以凝重在吳關大  
饑憂民色於眉宇減則寬商平糴粟乏貧士授  
粢隱民分金飛書上章爭元元一旦之命讀公  
移可槩見語云理國如理家此庸人之言非上  
臣之論也理家令聞長世已耳上臣規萬古以  
立模邇一代以審脉

二祖神武

列聖續承獨賴洪宣天順間久任巡撫數十年

恤小民之依故

本朝武功文治漸洽滌漉而不焦不竭何奴未  
滅臣子怒肝裂膽誰敢勦陳言第恐謀國者用  
民日新等勦也名實相冒上下相蒙田額愈加  
賦入愈減譬之理家篋無大布之衣厨無烏雀  
之糧而空珍祖曾之敝帚敗券曰無墜其先籍  
則無論遠邈上臣卽理國如家予亦目爲庸人  
之論暨末世苟且之政亦渺乎不相及已長玉  
不顧一官遑問其家理家則抽理人則工自是



長玉本色余爲破除此說繫辭十三卦取離持  
世大眼目取夬持世大膽力眼目不開膽力何  
有如作耒耜作網罟自後世言之揀題目作好  
事已矣然諸聖人原不過作一事也取離取夬  
自理家論之一肢一節學問已矣然諸聖人行  
事原不過掉運一卦也惟能作一事而後仔肩  
危疑如一事惟能掉運一卦而後盤旋義文如  
一卦惟長玉開離明之眼出夬決之手不故此  
一事不忽此一卦而後不與奉法循理積日累

功之俗同夫久任撫臣則忠肅文襄諸君子應  
之民部權異等

詔墨翁鮮獨無長玉之渙其躬者乎

陳太史無夢園初集

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著

輶軒紀聞

西北水利

周定王以後溝洫漸廢而河患熾今河自關中以入中原合涇渭漆沮汾沁伊洛灇澗及丹沁諸川數千里之水夏秋霖潦諸川所經無一溝一澮可以停注而諸川又會入於河流則其性自悍急遷徙不常勢也今並河居民得引水成

田而河流漸殺河患可彌矣

今講西北水利動稱可以寬東南非也東南自有正供西北豈宜曠土又言募東南之農耕西北之土亦非也今東南多游手西北動力耕往往泛糧至山海關不可食而西北小車載地之所出則爭賤糶南米而貴糶北粟安在其不耕哉正苦無人導之耳且醫閭山距廣寧甚近乃寧錦軍民多往耕者民情大可見如中尉以下量歲祿之意授田若干使得安居而食其土其

後支庶漸繁田不再授蓋旣授之以田開其治  
生之端彼知田不再授則皆及其始授之時勤  
儉明農於其間以歲食之餘漸墾田而擴產爲  
長子孫之計其與坐食多餽散處失所者相去  
遠矣此徐孺東說也

自西歷東如密雲縣之燕樂庄平峪縣之水峪  
寺及龍家務庄三河縣之唐會庄順慶屯地皆  
其著者薊州城北則有黃厓營城西則有白馬  
泉鎮國庄城東則有馬伸橋夾林河而下河南

則有別山鋪及夾陰流河而下至於陰流淀疏  
渠皆田也遵化西南安平城夾運河而下及沙  
河鋪地方又鐵廠湧珠湖以下至韭菜溝上素  
河百餘里夾河皆可成田遷安縣北徐流營山  
下湧出五泉合流入桃林河又三里橋湧泉流  
出灤河又蠶姑廟湧泉成河與灤河相接夾河  
皆可田之地盧龍縣燕河營湧泉成河及營東  
五泉湧漫四出至張家庄撫寧縣西臺頭營河  
流亦自燕河營湧泉而來皆可田自西以東如

豐潤縣南則大寨及刺榆坨史家河大王庄之地東則榛子鎮西則鴉洪橋夾河五十餘里皆可田玉田縣青庄塢導河可田後湖庄疏湖可田三里屯及大泉小泉引泉可田其間有民所不業之地有屯地有牧馬草地屯草之地屬於官官閩之民不業者召民業之官爲助其力至於瀕海可田則自水道沽關黑巖子墩起至開平衛南宋家營之地東西度之百餘里南北度之百八十里皆隸豐潤其地與吳越瀕海之沃

區相等今荏葦彌望而繫名於勢族若田而耕  
之則利十倍於葦昔虞文靖公之議東極遼海  
南濱青徐瀕海皆可田之地今豐潤實其中境  
云

剛深尺許遂深二尺溝深四尺洫深八尺澮深  
二仞而已未有如東南轉水於數仞之深者至  
如京東山之湧泉溢地而出河之支流等地而  
平東南瀕海歲多潮患蓋海勢趨於東南也遼  
海以及青徐有海之饒而鮮潮之患



懷慶紀守嘗因丹沁支流疏渠成田民頗利之  
紀去而田亦隨廢又如真定楊中丞之家居也  
亦嘗募南人緣水墾田歲入甚饒及滹沱旁決  
桑田之變祇瞬息間耳予謂滹沱河必不可治  
孺東之議亦以此沮不如空此二百里則西北  
水利可商也

桑乾水發於渾源州經保安之境則自懷來夾  
山而下至盧溝橋狼窩地方衝溢爲患漫至彰  
義門

先朝屢經修築爲費不貲今保安境上聞有用  
土牛逼水成田者若督責有人使桑乾上流皆  
引水成田則保安之田恃以無患而懷來以下  
水患亦殺矣瀛海之間如元城窪羅家灣窪郝  
家庄窪高橋鋪窪章家橋窪皆連阡黑壤廢爲  
水區非不可田願以下流受黑洋等九河之水  
非先致力於水源未可

瀕海之地 國初皆設墩臺分戍瞭守以備南  
倭今草頭沽關及水道沽關以至於新橋海口

赤洋海口等處遺址尚存遐想 國初設墩分  
戍固將備倭亦以南北勢懸使瀕海墩戍連絡  
於其間則內地有梗此路可通惟其初設墩戍  
稀少冀後漸增然無田可耕則墩戍漸廢勢必  
至也今若於瀕海開田以世職之法屯駐於其  
間卽內地有梗南北不至懸隔於 國初設墩  
分戍之意固相成也

若於京師近地開招羅之府出令曰有能於北  
方種稻爲米而報糶者其價如南米則彼之商

販南米者相率於北地墾田種稻爭相以米求  
售於官此亦孺東說矣

課有司田功之成以田功多舉而一不擾民者  
爲上考田功雖未甚舉而無擾於民者爲中考  
其上考者遇給繇俟當事之臣覈實具薦給與  
應得 誥勅其官卑詳上考者亦得移封父母  
某段原係某主見係某人管佃曾否科稅某段  
係荒漠曠野無主亦無人管佃並未科稅民間  
自行樵採俱逐一粘圖貼說要使已耕未耕有

治河上流議

水之宗曰黃河自西而北而東南觸山多伏自龍門砥柱而下乃其正流若逕河東北秦晉代諸山間或迸出太行與太行諸泉澗東注者百數巨爲河北九河流易濡徐平雹唐滋滹沱中高不與河通者是也與河之不與淮通淮之不與江通也昔人之意深也與河通者若秦之涇渭周之伊雒衛之淇濟自西而東曰曹濮青鄆入于海猶慮溢焉或釀而爲渠或滙而爲澤今

鄭國龍首通靈長豐諸陂渠廣阿圃田梁山鉅  
野滎澤焦濩諸藪澤且田且廬且牧多湮自勝  
國宅燕以來有運河自衛屆潞從南亘北而滸  
西來之水于此漕渠弗便也宋尚書陳平江諸  
君子于河北九河則瀉之天津河南北之水可  
淪而不可激也壩閘興焉一閘爲一東西斗門  
一河漲啓一閘之斗門俾之東注啓閉以時邇  
來太行諸水日漲斗門日淤凡宋陳所設壩閘  
故蹟多撤之於是諸西來之水不東而南併于

河河併于淮溢入于回隆靈昌之津泛濫于廣  
大宋沛之墟衝突于滎陽原武商丘夏邑之郊  
北則踰曹犯濮逼范而潰張秋東則射陳留灌  
渦口潴懷遠而溺鳳泗上流之勢合而不分極  
重而不返治之者不疏衆流而獨捍河流不理  
上口而亟窒下口日堰之溝之可乎哉

東南水利

若天目若二溪百瀆非上源之水會歸於太湖者乎若三江若泖澱非分注之水朝宗于東海者乎此固水之勢也今上源諸水合矣夏秋之際淫霖之水集矣所謂尾閭洩之者則三江也自白茅塞而非流之水無所歸自婁江淺吳淞淤而東流之水無所入若松江則循攜李以入黃浦而南流之水又遷遠而不得直達經流如此而枝流陳澱三泖與黃浦合流東注寧能洩



上流之百川乎吳淞江爲經流中之經流舟直  
三叉之間占利而江身逼窄可勿議乎宋家渡  
口淤塞告墊可勿濬乎深之廣之而枝流合匯  
東下則水之勢可殺其五青袂江爲枝流中之  
突流南引吳淞之水分流以達婁江西引崑城  
流之水合注以入婁江劉河口淤沙隨潮盪滌  
暢其順下之性水之勢可殺其三白茅河爲經  
流中之傍流陽城巴城湖諸水引之各涇東行  
開而洩之則水之勢可殺其二如是則上流滙

而下流淺而諸溪百瀆之水皆得安行矣經流暢而枝流行而南北中之水咸率其故道矣

一設官始末

永樂二年詔戶部尚書夏原吉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口佐之命僉都俞士吉賚水利集使講究以聞公首開崑山下浦掣吳淞江北達婁江復挑嘉定縣四顧浦南引吳淞北貫吳塘自婁江入海又浚常熟白苧導諸水於揚子江是時吳淞江濶一百五十丈公之治七浦也因作斜堰障之分其流於白茅自後決壞斜堰水遂改道云正統五年命巡

撫侍郎周忱便宜處置公立表江心挑顧浦洩  
之七年大水先是巡按何永芳疏革水利等官  
公奏取曾經任過辦事官三十員准其歷俸年  
月修理田圩開塞河道畢日送回吏部未半年  
事竣此任人之效而水利官不可革明矣景泰  
五年大水侍郎李敏知府汪澆浚白茅諸塘天  
順二年巡撫崔恭分吳淞江爲三段崑山上海  
嘉定各董之出舊江一萬三千一百七丈成化  
八年置僉事於浙江專治蘇松諸郡水利成化

十年巡撫畢亨與知府兵憲開吳淞江用夫四萬六千八百三十弘治四年五年七年大水給事葉紳奏請於廷臣中選差有才力通曉水利一二員授以節鉞會同撫按指定地方分投相視何地爲山水入湖之衝何港爲太湖入海之道度其經費然後大加浚治使下流得以宣洩於是徐侍郎貫奉專勅與主事祝萃同巡撫何鑑知府史簡先開長橋入吳淞墾除江口民田并濬白茅港及斜堰七浦塘東開鹽鐵塘西濬

尤涇七里役夫八萬八千三百六十是時六府  
並遵 朝旨一同開浚崇明用巨舟決海口壅  
沙說者猶謂奉行非人輟事太速其止開南沙  
洪一派自減水河達黃浦入海則黃浦專泄杭  
嘉湖之水尚若不支豈能又泄蘇松之水已而  
功成一載岸果漸崩可不鑒哉往聞常熟侯楊  
子器議開湖漕請於水利郎中傅潮會子器被  
召郎中臧麟入奏詔撫按相視知府林世遠恐  
妨田廬仍開白茅彼一時精心講究不厭反覆

乃爾隆慶四年巡撫海瑞開吳淞江查舊跡自  
王渡起至宋家港口長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一  
丈濶三十餘丈今議減半開河面一十五丈底  
濶七丈五尺深一丈五尺六寸計工食六萬餘  
兩兼療飢民不兩月告成徐文貞公以是年拜  
相然亦嫻有司但支目前未大脩耳自水利官  
裁復不一或行屯田捕盜僉事帶管或設工部  
郎中專管萬曆十五年奏請特設副使一員專  
管江南水利駐劄松江以河南副使許應逵來

董其事出帑十萬故道反塞吳淞至於斷流是  
與無人同耳故任官急矣知人尤急夫葉給事  
之請節餼也猶鄉紳之言也牟都御史疏乞勅  
大臣一員會同臣等處置則撫臣自言之而其  
不能兼治可知矣無已專設御史如南京巡江  
巡倉屯田三差可併者併之而以一員顯督水  
利三年爲期著有勞蹟擢陞亦一便也



一尋源委尋先手水利紀事

正德十四年吳巖疏太湖亘數百里納天目諸山溪澗之水繇三江入海是太湖者諸郡水所瀦而三江又太湖所洩也如白茆港七浦塘劉家河蘇州東北洩水之大川如吳淞江大黃浦蘇松南北交境與松江南境洩水之大川而吳淞南北與白茅諸港又各有支渠引上流諸水以歸其中並入海此源委也歸太僕有光云必先自源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

山加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見沿江種蘆之  
利反從而規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倘不  
專力吳淞是猶患腹之脹不求通利徒閉戶而  
奪之食豈理也哉古之三江其二不可攷僅吳  
淞一江仰接太湖又四十年不治矣

此太僕時語恐

又數年江日涸而湖水益橫流東南之民將不  
食也悲夫呂御史光洵宋中丞儀望疏上未行  
先是李中丞充嗣顓治白茆而吳淞夏駕次之  
海中丞瑞專治吳淞而白茆次之李公功則未

終海公最爲有見蓋夏忠靖用元人周文英之  
議舍吳淞專婁江不爲無利能以全湖之水一  
婁江洩之其力惟怯自海公開吳淞江數十年  
間雖有水災不爲大害一時隘口支川無不就  
理公開江專以深濶爲主不計水面丈尺最善  
今查如吳淞東段宋家橋真如港諸處舟行溢  
甚吳淞上流寶帶長橋一帶菱牧漁斷尤宜急  
治至開吳淞江宜併治七浦白茆蓋二浦在婁  
江之北向因東江塞淞江微湖水乃北折併於

婁江而溢於此二浦也至無錫江陰武進常熟  
通江河港亦不可不議近年頻遭水患以此故  
吳淞治則荆溪上源亦宜並議蓋橫塘百瀆上  
承洮滬二湖之水二湖上承應鎮諸山溪之水  
並注荆溪荆溪之勢直貫吳淞又吐而弗吞建  
瓴不可得也前人之論大都至和塘婁江可緩  
以直承太湖之水無藉吳淞若嘉興之水北自  
運河注於吳江西北自爛溪至於太湖東北自  
秀州塘注於三泖黃浦故吳淞通利嘉興可鎮

侵噬初成化間葉給練紳疏云昔人於溧陽爲  
堰壩以遏其衝於常州穿港瀆以分其勢於蘇  
松開江河以導其流惟入海之處潮汐易淤故  
前代極力浚治法久令弛致巨浸壅於中泥沙  
漲於外土民或堰而爲田築而爲圃此治吳淞  
江爲第一先手也常潤高於蘇蘇之東接海所  
其地亦高蘇界兩高之間每大水西爲常潤之  
水所注東爲大海岸道所障若瀦蓄不得通泄  
並湖之郡若常若湖若蘇蘇最下流下流之水

吳江吳縣爲入口嘉定之吳淞常熟之白茆港  
太倉之劉家河爲出口惟長洲隸郡東界入口  
之水縱分旁溢凡數十大浸皆受太湖之水滯  
泓充滿而后出於吳淞江劉家河白茅港安得  
不困譬如咽喉絕矣非一人一家之咽喉也可  
不懼乎此治蘇州諸巨浸尤爲第一先手也

一設處錢糧

如夏忠靖之請廩三十萬石許副使之給帑金  
十萬尚矣遠之有元豐六年蘇州開江兵級八

百人專治浦閘之例有政和六年差戶曹趙霖  
合用錢米并解置官司奏報急迺於內侍省投  
進悉依御筆違者以違御筆論罪遠之有錢氏  
撩淺指揮之例置軍四部七八千人故錢氏之  
功於江南最大而五十年不被兵皆水政修明  
滂歸海旱歸涇也宋有天下三百年命官修治  
凡三十年餘蓋十年一興利云其法禁人占湖  
爲田恐洩水路故也張士誠亦設爬淺之夫於  
白茅今不治幾百年可不痛哉負擔小民至食

一兩之貴粟且踰十年而曾無變計可乎故西北急矣東南更急屯鹽急矣水利更急西北出孔也有出無入東南入孔也上一出下百入上速出下速入屯鹽不可卒復而水利興港瀆有港瀆之利治尺寸獲尺寸之益何煩再計爲一凡豪富承佃漲灘名曰蕩田報官給帖其利高於田而入稅無幾可議也如沿江阻塞侵而爲田御史大夫芟治之不必拘升科之例一海上無大患水陸官兵暫移若干爲河工可



一萬曆十五年。后洶河夫銀可查。一萬曆七年。巡撫胡公有田。主自開河之令。宋單錡水利書。華亭青龍人。戶相率陳狀。情願出資開後。本縣官吏未與施行。今豈無其人乎。一宋朝修東南水利。轍下空名度牒二千道。給賣承修。承節將仕郎官。誥各五十道。做而行之可。一有司設法興脩水利。廳專督官。令同撫按特疏。行取科道卽人才。卽政事卽財用。何憂不足哉。

太湖說

湖延袤八百餘里中有七十二山其東西洞庭山馬蹟山三山舉其大而言也繇蘇州胥口而出七十里至東山大十八里其高者曰莫釐峰又西二十里至西山大八十里高者曰縹緲峰上有八寨嘉靖間倭寇繇胥口出焚掠其上故設此寨而今廢矣二山南去震澤鎮五十餘里西出湖州長興亦止數十里北行百餘里至馬蹟山其山大百餘里去常州之下埠港亦止四

十餘里此三山之槩也嘉靖間海賊徐明山遣  
毛海峰詐降欲據杭州攻桐鄉取路太湖竟襲  
南京賊常有是謀則太湖往來扼要之路洵不  
可不知者若環太湖而言入湖之路則自鎮江  
丹徒來者與孟河經常州者必出下埠港沙塘  
港自江陰無錫來者必出大鮮小鮮港自宜興  
來者必出定化烏溪口自常熟劉河太倉蘇州  
來者必出胥口與鮎魚口自嘉定青浦吳淞江  
來者必出瓜涇港口自松江嘉興來者必出唐

家湖灘關口自杭湖來者必出震澤南濤二鎮  
西出陽賈陰賈諸港而胥口烏溪下埠參港往  
來甚多繇其往來四出故三山皆屬於蘇常也  
若以湖中間道而言則自五龍橋不三十里至  
吳江甚便出鮎魚口至灘關口繇鶯脰湖循爛  
溪烏鎮出崇德長安至杭州又甚便出鮎魚口  
至震澤南濤繇練市寒山新市出塘棲至杭州  
又甚便若出胥口至西山至南濤又甚便若出  
烏溪下埠港循西山而南至長興以及湖州又

甚便商船漏稅者每多出此以入湖州卽諸路  
之往來而盜賊劫掠之地有定踪矣而防盜者  
亦可扼要而索矣若繇沿江沿海諸港而京則  
自吳淞瓜涇港與胥口出者必經洞庭兩山而  
西自小鮮下埠諸港出者必經馬蹟山而西總  
百餘里而至宜興之西官河繇東西九里湖五  
十里至長興埠一出溧而至南京之通濟門出  
溧水九十里而至聚寶門此太湖縱橫間道之  
槩也然以三萬陸千頃之洪波巨浸而大小諸

山盤峙其中無論姦宄出沒迅疾如脫兔不可  
追卽蜂屯蟻聚於山漁者又誰可捕詰以故萬  
曆十六年亡命匿迹幾成巨寇郡縣上之臺司  
廼特設總練一員統轄三百餘兵巡船二十九  
隻屯之胥口以給備禦嗣後萬曆二十八年又  
於元山建立衙門駐劄尋將圯矣繼改設  
欽依官一員專權專且重矣

太湖險要防禦說

太湖設兵自萬曆十六年因馬蹟山順天王之

曠聚召募二百二十名又調唬船八隻自此設  
兵三百名屯聚胥口以守太湖已而分爲四哨  
散派信地以守焉旋而北哨議裁衝漫兩山失  
守盜賊縱橫北洋今以其北而言莫險於黃茆  
門長沙門葉山門此三門蓋常州行商必繇之  
路防此三門信守無虞於北矣奈長沙門無船  
防守往往盜賊窺伺其虛縱黃茆兵船守於東  
葉山兵船守於西鞭長不及無救於長沙之險  
也以其西而言則石公門爲最險是湖州行商

必繇之路西山之石公兵船守於北東山之長  
圻兵船扼於南石公可保無虞矣但外之三山  
澤山橘山去湖州十八里而近無兵防守累年  
鹽盜猖熾爲三山無兵故也以其南而言大關  
口爲最險是嘉湖松江行商必繇之路僅以一  
船守之殊爲可虞以其湖中而言余山最爲扼  
要之險僅僅東灣兵船一隻而西灣之險勢不  
及顧是可憂也而菱湖嘴兵船幸與余山犄角  
二山合力余山門之險可保無虞也惟大關口



之南湖望洋無際其黃茆嘴環亘三十餘里並  
無一船防守逼近吳江而太湖兵勢防禦不及  
最可憂也循此轉東則爲白洋灣鮎魚口是西  
塘豐涇楓橋行商必繇之路二船與行春橋木  
合二船合力往來而石湖之守可無虞矣但鹽  
盜之船三櫓合綜鼓柁如飛而唬船湖船遲奔  
不能迅疾一不敵也守信之船散守各處相遠  
者或二十里或三十里最近者亦十餘里鹽盜  
合而力雄官兵分而力弱二不敵也信守遼遠

船少兵寡卽西山八十餘里若元山龜山石公  
皆守山南也北與西最爲曠野浩瀚並無一船  
而衝漫馬蹟三山各處自來未嘗有兵盜賊往  
來遊魂其區而欲併責之信守各地之兵三不  
敵也是以題增兵一百五十三名增船二十隻  
業奉

旨准行矣